

本刊记者/李娜

诺奖得主呼吁抵制 CNS 惹争议

12月9日,世界3大顶级科学期刊 *Cell*、*Nature* 和 *Science* 杂志——它们在科学界被简称为 CNS,被2013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美国细胞生物学家 **Randy Schekman** 公开撰文抨击选材“浮华”、用“不恰当的激励损害”科学研究,误导年轻研究人员只确信衡量成功的唯一尺度是在顶级期刊上发表论文。这篇文章立即在科学界引起轩然大波。不少科学家发表言论称上述刊物确实妨害科学发展;另有科学家指出,抨击影响到科学进程的刊物是一种示警,人们更应该思考如何减少影响科学家研究的各种利益诱惑。

诺奖得主呼吁抵制 CNS

Schekman 12月9日发表在英国《卫报》的文章中指出, *Science*、*Nature* 和 *Cell* 这些顶尖刊物歪曲了科学进程,如同必须要破除的“苛政”或“暴行”,其实实验室将不再投稿给上述3大刊物。Schekman 还在文中振臂一呼,号召科学家共同抵制这些刊物。

Schekman 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曾任 PNAS 主编。他指出, *Science*、*Nature* 和 *Cell* 这些“奢华”期刊鼓动许多研究人员偷工减料走捷径、追求时髦领域,而不是做更重要的工作;误导学术界一味追求发表所谓“博眼球”的科学成果。文章暗示,由于顶级刊物的运行者是编辑而不是科学家,所以往往让最浮华的文章得以出版,而非最好或最有意义的。

Schekman 说他对这些杂志的实用性表示深切担忧,并号召科学界一起采取抵制行动。他呼吁更多人加入到支持“开放获取期刊”的队伍当中,并建议那些提供研究经费的资助方也加入进来。

Schekman 对3大名刊的抵制得到部分科学界人士呼应。Schekman 实验室一位博士后在接受《卫报》采访时说,许多科学家不惜浪费大量时间,试图让其研究结果出现在这3大顶级刊物上。“如果博士后期间没有在这些期刊上发表论文,可能就很难踏进某些精英机构的门

槛。”纽约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研究员 **孟津** 撰文表示,在3大名刊影响科学研究这一点上,他同意 Schekman 大部分的观点。

争论重现

中国科研界对于 CNS 的抨击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存在,甚至还曾经有过不小的争议风波。

2011年9月,科学界部分人士就在争论 SCI 对中国科学的影响时,在其各自科学网博客上针对发表 CNS 论文展开辩论。

对 CNS 持支持态度的是华中农业大学动物科学技术学院副教授 **朱猛进**、中南大学地球科学与信息物理学院副教授 **陈儒军**。朱猛进反对看轻 CNS,他认为,虽然原创性的工作不一定都发表在 CNS 上,但 CNS 上的绝大多数研究肯定都是原创性的或高价值的。陈儒军也反对批评 CNS,“我知道本领域有几篇 CNS 论文,都是上乘之作”,认为 CNS 就像山顶,没见过山顶风光的人,要想办法往山顶上爬,不要光顾着批判。

而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 **王德华** 则指出, CNS 论文很重要,但不一定能代表学术主流——尤其是 *Nature*、*Science*。所以了解学科领域的发展,不一定非要查阅 *Nature*、*Science* 这样期刊的论文,如果不查阅学术领域的主流期刊,很难对学科领域的发展走势有一个比较准确的把握。

清华大学医学院教授 **颜宁** 则认为,在 CNS 发表论文,既有必要性,也有其局限性。发表学术论文目的是为了学术交流, CNS 可能是学术领域中最具有影响力的学术期刊,有最广泛的来自各个学科的科研读者群,在 CNS 上发表文章的原因不言而喻。但如果研究结果不够新颖,不能让更多学科的人感兴趣,即使逻辑再完美,她也建议另投专业期刊。颜宁认为,从某种程度上讲, CNS 是给外行看的。

应减少影响科研的利诱因素

3大被抨击的期刊编辑部都对

Schekman 的指责做出了回应。 *Nature* 杂志总编辑 **Campbell** 称,该杂志曾与科学界相伴 140 多年,对出版研究成果的选择是基于科学意义,这反过来可能导致引用的影响力和媒体的覆盖面,但编辑并不会受这些因素所驱动。 *Science* 杂志执行主编说:“我们的编辑人员致力于确保全面和专业的同行评议后,再决定哪些论文可以选用刊登,没有任何虚假的录取率。” *Cell* 杂志主编 **Emilie Marcus** 则说,该期刊推出近 40 年来,一直专注于提供强大的编辑视角、一流专业的编辑水准、快速而严格的同行评审、精工细作的质量保证。“我们存在的目的和理由就是服务科学和科学家,这样做不是一种奢华。”

孟津在文章中对“奢华”刊物的出现作了更为深入的分析。Schekman 的文章让人思考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为什么会出现那些“奢华”刊物?是因为科学界存在这样的市场——不光是刊物推动自己品牌的意识,也有喜欢品牌的巨大市场的迎合。

虽然认同高端刊物及其编辑影响研究人员文章发表对科学不利,但孟津同时认为,科研文章发到何处,是研究者的学术自由。而刊物办得好与坏,取决于其自身的办刊策略。刊物是为科学成果的表达提供渠道,而不应该影响科学活动本身。如果某些刊物的运作影响到科学进程时,抵制它们是一种示警方式,至少让人们正视、思考相关问题。另外,孟津还指出,科学界尤其是负责科研管理的工作者,是否能从前面提到的抵制中,领悟到点什么,少用各种利诱去影响科学家的研究,也是需要重视的问题。“那些辛辛苦苦、踏踏实实做出来的、并非时髦的研究,有些需要长年累月积累的研究,也是重要的;做那些研究的人,也应该得到应有的尊重,而不是只奖赏那些在豪华刊物上发表的文章及其作者。对于后一方面的问题,更加的复杂,该怎么办?抵制是行不通的。”

(本文为媒体综合报道)